

## 从仪式“阈限”理论分析《宰因的婚礼》 中的宰因形象<sup>\*</sup>

黄 晖 林 茜

**【内容提要】**在维克多·特纳的仪式“阈限”理论视域下,苏丹最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塔依卜·萨利赫的小说《宰因的婚礼》书写了婚仪如何使完善社会关系成为可能。本文从西方的仪式理论入手,按照仪式的“分隔—边缘—聚合”的三阶段理论架构全文,对萨利赫小说《宰因的婚礼》中的阈限人宰因进行社会关系、交融功能与镜像意义的阐释,从而探究作者的创作目的:关注一名身份低微的小人物的一场婚礼仪式,如何使化解落后农村的社会矛盾成为可能。

**【关键词】**阈限; 阈限人; 仪式功能 《宰因的婚礼》

**【作者简介】**黄晖,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非洲文学研究;林茜,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武汉,430079)。

文学反映了不同民族在不同时代文化背景下的社会定位与心理认同,也积极书写着社会结构的冲突与交融,表达了作家从本民族的文化心理出发,企图交融社会对立结构和推动民族文明进步的美好愿望。在一些东方世界的作品中,这种民族主义的情感更为强烈,但因语言差异和地区开放程度不同,一些优秀作品未能及时走入批评家的

---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非洲文学史”(项目编号:17FWW001)的阶段性成果。

视野。处于阿拉伯世界文学边缘位置的苏丹文学，由于塔依卜·萨利赫(El Tayeb Salih)的作品而受到学界认可。苏丹现代小说家萨利赫的两部小说《风流赛义德》和《宰因的婚礼》于20世纪60年代发表以来，受到阿拉伯文坛的瞩目；自20世纪下半叶接受英译以来，又走入西方英美学界的视线。从中国与英美学界的普遍接受程度来看，《风流赛义德》受到集中关注，另一部《宰因的婚礼》却反响寥寥。英美学界多从作品英译难点等翻译策略、与中东社会研究等文化视角来分析萨利赫的作品，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则多以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的身份归属问题为研究框架。

同样是以苏丹北部农村为书写背景，与萨利赫的小说作品多叙述世界东西方差异有所不同，《宰因的婚礼》集中书写了农业社会的思想落后状况。故事以仪式命名，围绕宰因的婚礼前后事态发展来叙述，使得运用仪式“阈限”理论阐释文本成为可能。阈限(liminality)一词来源于拉丁文“limen”，意为“边界”“门槛”。法国民俗学家范热内普(Arnold Van Gennep)的“过渡礼仪”(rite of passage)理论最早将阈限理论引入人类学界。范热内普开创了从内部探究仪式独立结构的方法，认为人类在生存发展的进程中，在时空环境、社会关系与心理状态上都会经历一种境地向另一种境地的过渡。这一过渡的进程是动态、连贯的，内含着“分隔(separation)—边缘(liminal)—聚合(reintegration)”三个相承的阶段，其中，边缘阶段又称阈限阶段，这一阶段不属于前后任何一种境地，属于状态发生变化后进入的中间状态。推动仪式进入阈限阶段的功能性参与者被称为阈限人，意为“正在跨门槛的人”。英国人类学家特纳(Victor Turner)将范热内普的三过程理论纳入了社会形态、历史文化与群体思想的框架，通过论述阈限人的交融功能与三段阈限期的动态进程[阈限前期(preliminal)—阈限期(liminal)—阈限后期(postliminal)]，确证了在仪式过程中个体生命形态与社会身份地位之间的合法联结。特纳用大量例证说明，仪式的阈限阶段是无法被划归到正常社会生活类属之下的，为日常社会结构提供了一种缺乏组织结构和地位差别的混合状态。在这一阶段，阈限人会经历一种无区别、无身份的交融状态，通过对抗本属阶层与现有地位，推动社会进入反结构的阈限阶段，从而为消解社会冲突提供可能。不仅如此，“每个人的生命经历之中都包含着对结构

和交融以及状况和转换的交替性体验”。<sup>①</sup> 萨利赫笔下的宰因暗合了阈限人的身份：他从小就生活在阶级固化、等级森严的苏丹乡村社会，但他天然地具有反叛传统社会关系的个体特性，由此推动了社会进入无身份差异与无阶级高下的阈限期。宰因的婚礼将社会各阶层的成员都聚合一处，构筑起人人平等的人间乐土。但是，当婚礼结束，宰因被新的社会组织接纳，社会结构归于传统，坚实的阶级壁垒就会被重新树立起来。因此，萨利赫的和谐乐土只能是理想的社会结构状态所折射出的文学镜像。

本文从西方的仪式“阈限”理论入手，在文学人类学的层面，按照仪式的“分隔—边缘—聚合”三过程理论架构全文，对《宰因的婚礼》中的主人公宰因进行人物社会地位、交融功能与镜像意义的阐释，进而探究作者的创作目的：关注一名身份低微的小人物的一场婚礼仪式，如何使化解落后农村的社会矛盾成为可能。

## 一 分隔仪式与落后乡村：被排斥的异人

任何由社会群体参与的仪式行为都是社会行为，人从一种社会处境向另一种社会处境的转变需要履行仪式，即过渡仪式。其中，婚仪是一个最重要的过渡仪式，也是能够影响社会关系、体现人类的物质、精神与历史观念转变的仪式。<sup>②</sup> 萨利赫在《宰因的婚礼》中，通过推进婚礼阶段，展演了宰因的社会关系变迁过程，叙述了仪式的社会功能。宰因是一个有着神灵般的长脸长手和独异行为举止的青年人，通过自己无意或有心的行为救赎了迷途的乡民，最终赢得了堂妹妮阿玛的芳心，自己也迈入了婚姻的殿堂。

当仪式过程进入分隔阶段，阈限人宰因兼有脆弱性、交融性与神圣性的特质，原社区对待他的态度相应包含着鄙夷、亲近与敬畏之意。其一，阈限人具有脆弱性。在这片乡土社会中，宰因是不被世俗所认可的，被村里人和古兹人唾弃为叫花子，就连将要举行婚礼的消息也让人不可

① [英] 维克多·特纳 《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赞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98页。

② [法] 阿诺尔德·范热内普 《过渡礼仪》，张举文译，商务印书馆，2016，第118页。

置信。这使得阈限人在世俗人的眼中处于弱势地位。其二，阈限人具有交融性。“宰因要举行婚礼了？”卖奶姑娘哈莉曼的消息让整个村庄陷入了震惊，各阶层的人物被带到同一片场域之中。在村中心的井边，人们看到宰因与村妇一同汲水，妇人们和孩子们的笑声混杂着宰因的笑声，这一场景构成了阈限阶段到来前的预演，也预告了宰因阈限人身份的社会交融功能。事实上，每当宰因在场时，众人总是跟着笑声不断。宰因自己一出生就会笑，他“怪得就同驴叫一般”的笑声和“身子往后一仰，双手扑着地皮，两腿在半空来回乱蹦”的姿势，“使得所有同坐的人都受到共鸣而禁不住哄然大笑了一场”<sup>①</sup>。宰因虽然笑声惊人，笑状古怪，但一度被村民所忽视的是，宰因的笑正是他内心力量的源泉与内在和谐的表征，他以内心世界的阈限性拉动了外部社区的阈限性，在无形中成为牵系社区成员融入公共场域的重要力量。其三，阈限人具有神圣性。新成员在履行融入新社区的聚合仪式之前，将被社区隔离出来并展开审视，接受其他成员畏惧且尊敬的态度。宰因身为异人，力气惊人，却能够无私对弱者拂施大爱。这些弱者大多是为世俗社会所不容的人，如胆小的聋人姑娘、前身为奴的瘸腿乞丐、发育不全的残疾人等。加之宰因与修士侯乃因交好，母亲逢人便讲自己的儿子是一个圣人，由此，乡村社区对他又有着神圣性的猜想。

在落后的乡土社会中，面临着同样境遇的阈限人另有二者。特纳认为，各大宗教的神秘主义者和圣徒也是仪式阈限人的代表。<sup>②</sup>在宰因的婚礼前夕，社区内部突发了一起意外事件：宰因的暴力行为释放了乡民们由来已久的愤怒情绪，净洗了恶人赛福鼎的道德欲望，与侯乃因的调解与祈祷一同成为净化整个社区的预备活动。宗教圣徒侯乃因的介入使得宽恕与和谐的群体氛围影响了社区成员的行为和心理，一直持续到小说的结尾。从这一角度看，侯乃因也是一位阈限人，他阻断了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补充履行了宰因作为阈限人的交融职能，也确证了宰因的神圣特质。此时宰因的婚期将近，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也进入临界阶段，准备向新的社会关系突围，而在婚仪中准备与宰因合力突围的正是他的未婚妻妮阿玛。阈限人妮阿玛同样具有脆弱性、交融性与神圣性。在成

① (苏丹)塔依卜·萨利赫《风流赛义德》，张甲民、陈中耀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第207页。

② 黄剑波《特纳：神秘主义者和圣徒都是阈限状态的典型代表》，《中国民族报》2012年1月10日，第6版。

长进程中，她反叛常规观念，令亲人忧心不堪；她生来就保有救苦救世的责任感，自认有责任匡扶和体恤弱者，想要嫁给宰因这个“无依无靠需要照顾的可怜人”；她还关注到了宰因被正统社会所分隔的仪式化处境和神性特质，渴望与宰因结合，成为先知忠贞不渝的妻子拉哈蔓。

综上，在仪式的分隔阶段，阈限人在社区中受到拒斥，体现出不被落后乡土社会接纳的脆弱性。在临界关头的仪式化处境中，阈限人又会迸发出交融结构、扶助弱者与团结社区的圣者光辉。宰因、侯乃因和妮阿玛三人就这样进入仪式，准备好了为乡村社会的和谐献出自己。

## 二 边缘仪式与结构交融：神圣的小人物

一部文学作品往往映射着时代背景下社会群体的冲突与弥合。萨利赫的作品集中书写了诸如东方与西方、进步与落后、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矛盾冲突。作者自身在西方社会与阿拉伯世界的游走式生活体验为作品带来的矛盾与冲突主题具有东方民族作家的共性。《宰因的婚礼》讲述了苏丹乡村的新型观念与落后思想的矛盾：重等级阶层的乡民和以宰因和妮阿玛为代表的重人性善恶的另一类人之间的冲突；代表官方伊斯兰的伊玛目与代表通俗伊斯兰的村中青年之间的冲突；官方宗教管辖势力与民间“马哈朱卜”帮之间的冲突……

萨利赫在书写冲突，也在探寻冲突的解决途径。特纳认为，通过仪式的作用，可以使得人类社会关系面临交替与转型，社会组织结构消失或仅剩基本结构，人们地位平等，彼此交融，陷入了“卑微与神圣、同质与同志的混合体”的阶段即阈限期。<sup>①</sup>按照特纳的仪式理论来看，如果说在苏丹乡村的生活是社会高位与社会低位的辩证发展过程，那么在社会转型的阶段，人们的社会地位彼此转换，差异被消解了。这对一般阶层分明、苦乐不均的社会来说是一种颠覆和反结构的存在。<sup>②</sup>宰因的婚礼就是乡土社会转型的醒目标识与有力助推——在仪式作为化解社会矛盾冲突的一剂强药这一点上，小说家萨利赫与人类学家特纳达成了共识。

① [英] 维克多·特纳 《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赞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96页。

② 张帆 《特纳和仪式理论》，《西北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第110-111页。

作为对特纳理论的进一步阐释,萨利赫在小说中加强了个人与群众的联系,叙述了个体力量是如何增强仪式作为与群体和谐的。宰因作为社区的阈限人,其身份、性格及语言、动作等方面都具有阈限性特征。从其边缘化身份来看,宰因是一位边缘人和畸零人,与社会主流所期待的青年人形象有所偏差。从其矛盾多面的性格来看,宰因始终在嫉恶救贫的侠义精神与暧昧不清的道德标准之间不断徘徊,他在面对村妇时表现出的轻浮随性也与在妮阿玛面前时的庄重谨慎有所不同。宰因的性格在赛义德商店前的那场暴力行为中发生了关键性扭转,在赛福鼎命悬一线之际,侯乃因的柔声劝解让宰因突然意识到了自己是受福于安拉的人,性情从此变得宽容忍让。在语言、动作方面,宰因对和谐社区的主要贡献体现在对男女之事的追逐上,体现之处有二,一是对婚礼的积极参与,二是对女色的热烈追求。个体的婚礼作为集体群落中的一件公共事务,往往在公共场域举行。宰因的身影总是追随着村里的大小婚礼,他闹出笑料,也带来欢呼。从水井所位于的村中心到婚礼舞圈的中心,宰因所至之地众声狂欢,人们认出他的阈限者身份,放下了自己的身份地位,与他人之间嫌隙尽除。小说中还大篇幅描写了宰因对女色的追求,他虽以倾心美女为名,实则是为宣传貌美女性的名声,促成男女交合,以便成人之美。

特纳的阈限理论从内部运动形式来看,是“被象征性社会价值附属力量所控制的”,在社会结构之中分析仪式的进程。<sup>①</sup>小说中间的一节描述了尼罗河潮水涨落的场景。尼罗河“象个性子暴躁的男人似地”,而土地“就同一个情欲强烈的女人准备会见她的男人一样”,二者在交合中孕育着生命。这是小说最具象征意义的一节:河水滋养土地诞生作物,以生态的微妙平衡象征着男女结合以促成大的和谐,同时维持了社区成员的情感联系。或可理解为,宰因对婚礼的追逐和对女色的亲近进一步带来了社会和谐与结构交融。群体成员关注到阈限人宰因的交融功能,为了宰因的受伤而哭泣也是在忧心整个社区的安危。甚至在他身处墓地,面临再次被群体分隔的危机之时,也会被其他成员及时拉回社区。

因此,将婚礼的功能纳入社会结构层面上来看,宰因的婚礼是众人狂欢的高潮。在婚礼前夜的“马哈朱卜”帮的集体晚宴上,宰因的母亲首先打起了“扎咯莱特”,将近二百个声音纷纷响应,振舌欢呼。所有人

<sup>①</sup> 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民族出版社,2007,第193页。

都失去了原有的声音，成为众声交响的一员，参与仪式的人们从这里开始聚合。在婚礼上，宰因和伊玛目冤家见面不再躲闪，都进入舞场之中。苏丹人民有热爱歌舞的习俗传统，多以共舞的形式来聚合集体活动的参与者。在舞会上，人们被消泯了身份、符号和独一性，变得和他人无二：往日身份高位者如伊玛目，社会底层的人们如聋人阿希玛娜，瘸子老摩沙，都在仪式中舞蹈和快活；只被少数边缘人物接纳的“绿洲女郎”，到了婚礼上，才真正被认可为部落的一员，甚至来到伊玛目面前歌舞。同声歌舞的场景构建起一个向内部真正聚合的时刻，难怪阿卜拉·撒姆迪哈吉会发出感叹：“宰因的婚礼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婚礼呢。”<sup>①</sup>

### 三 聚合仪式与和谐社区：理想社会镜像

在小说结尾，宰因被从坟地拉回了仪式现场，在舞圈中央挺立着，故事叙述到婚礼进行时戛然而止。婚姻仪式是一种社会振动，涉及的不仅是每一个个体，也包括若干不同的社会群体。<sup>②</sup> 社会群体的聚散行为、风俗习惯与思想动态就包含在仪式发生的人文环境之中。宰因所处的人文环境是由来自乡土世界的人为活动所创造的，在不同阶段，存在趋善与趋恶两种倾向，正是人文环境由恶向善的变迁推进了理想社会的形成。

根据特纳的仪式理论，可以得知仪式的阈限阶段因其反结构性而表现出一定的危险性。道格拉斯（Marry Douglas）也曾在《洁净与危险》（*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中指出，处于发展中间过程的事物都带有不同程度的污染性。在这样的危险环境中，沉默顺服和无身份性的受礼者要想冲出重围，身上需要携带神秘力量。在世界民间文学作品中，这样的人物不在少数，例如，一篇苏丹民间故事就讲述了一名渔夫无意之间解除了魔咒娶美女为妻的故事。<sup>③</sup> 在这类情节中，原本的社会底层成员，在不经意间有了神秘的仁慈或邪恶的力量，以此消除了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差别，进入了仪式边缘阶段。

① （苏丹）塔依卜·萨利赫 《风流赛义德》，张甲民、陈中耀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第301页。

② （法）阿诺尔德·范热内普 《过渡礼仪》，张举文译，商务印书馆，2016，第139页。

③ 海伦·米尼切克 《埃及 苏丹民间故事》，任泉、刘芝田译，新华出版社，1981，第91页。

宰因是这场婚礼仪式的主角，也是仪式中神秘力量的持有者。老乞丐摩沙接受了他的援助，改善了生活现状；阿希玛娜在宰因的善待下恢复了难露的笑容；连父亲的死都没有唤醒良知的恶人赛福鼎，却在宰因的痛揍、侯乃因的祈福下改头换面了。伴随着赛福鼎的从善，当年当地的农业迎来了“侯乃因”丰收年，被百姓以“犟驴子”称号咒骂的政府也做成了多件为民造福的好事。乡土社会的人文环境在阈限人的功能作用下趋善趋美，社会矛盾在仪式的阈限阶段得以交融，人们在主人公的神性光辉下走向聚合。

在人文环境正向变迁的背景下，作者将集体社区中的每一个人付诸不同笔墨，让整个群体发出不同的声音，最后让大家齐声欢唱。在尼罗河西岸的著名歌手法妥玛“宰因办喜事，全乡喜洋洋”的歌声中，舞步声、赞歌声和铃鼓声响成一片，“到处都是欢乐的声音，仿佛这是各路人马的一场大联欢”。<sup>①</sup>从仪式过程的表象文本看，在边缘仪式过后的聚合仪式阶段，仪式履行者将融入新的群落展开新的生活。但当深入解析仪式背后的社会人文符码时，便可以推演出社会结构的整合复位与阈限人的重归结构。在小说中，宰因这个阈限人角色是作者实现和谐社会愿景的一个工具，他通过所持有的苏菲派关于爱的主张，将整个社区的人联结在了一起，支撑着故事的和谐主题。<sup>②</sup>社区的聚合与进步既是仪式进程本身，也是仪式所追求的理想目的与结果。在小说的其他章节中，也不乏见和谐社区的理想图景，譬如当叙述村里连年丰收时，不仅村妇生产、牛羊下崽，就连枣椰树都在大量结枣，这些自然现象延续了前文中尼罗河滋养非洲大地的象征意义，表达了对男女交合后带来的生殖能力的赞美。

在人文环境的理想建设、男女结合的理想形态等影响因素之外，社区聚合仪式的完成还需建立在阈限人的理想条件之上，如阈限人的外在美化与反叛精神。因此，宰因所在的社区要想和谐，不仅需要这位面目清癯的男子娶到全村最美丽的女子，还需要他做一些生理修正与衣着修饰。因此，当宰因住院归来的时候，他原本口中的黄牙变成了两排洁白美丽的牙齿，让妮阿玛和马哈朱卜先后感叹宰因算是“有个人样”了。

① (苏丹)塔依卜·萨利赫 《风流赛义德》，张甲民、陈中耀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第305页。

② Constance E. G. Berkley, "The Wedding of Zein by El Tayeb Salih and Denys Johnson-Davies," *Journal of Arabic Literature*, January 1980, Vol. 11, No. 1, p. 111.

到了婚礼上，宰因打扮得如同孔雀一般华丽，更是“完全换了一副人样”。宰因的外在形貌上有了更加和谐的象征，社区的和谐也便指日可待。小说的结尾还有这样一处情节：宰因擅自从婚礼现场离开，来到侯乃因的墓前痛哭。在阈限理论中，阈限者在从原有社区中分隔出来后，其“局外人”的身份使得这一角色具有了冷静理性的反叛精神，阈限人已在开始反思自己的阈限身份，有了促成社会和谐平等的精神诉求。在婚礼当天哭悼亡人，本就不是传统社会的常规习俗，反映出宰因对现有结构秩序的批判意识。他积极推动乡村社会向理想结构的演进，使得社会成员的物质水平和精神层次广泛提高。

与其他宗教教义相似，在苏丹国教伊斯兰教的教义中也有救世主思想，救世主被称为“马赫迪”。<sup>①</sup>宰因就是这个乡村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马赫迪”的化身，在“马赫迪”宰因的带领与救赎之下，松散的群体关系得以牢固，落后的乡村社会得以复兴。但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萨利赫在小说结尾所创造的公共和谐状态，在当代苏丹国的农业社会中实际上并不存在，因此，它只能是作者笔下当代非裔阿拉伯理想社会的一个文学镜像。

#### 四 结语

《宰因的婚礼》最早发表于20世纪60年代，一经出版，便得到了阿拉伯世界及国际文学舆论界的关注与热评。范热内普的“过渡仪式”理论经由特纳的学理延伸，再到小说家萨利赫的形象阐释，经历了从仪式理论向社会理论，再向理论实操演进的过程。在萨利赫的笔下，一个普通的苏丹北部村庄，因为一场婚礼仪式，各阶层和地位的人们走到了一起，社会结构得以交融，矛盾得以消解，这也应和了特纳所关注的仪式使受礼者的地位身份融为平等的社会功能。萨利赫将宰因的婚礼视为一种将物质存在升华到群体意识的艺术活动，这种艺术活动承载了创造出社会历史与文明进步的生命元素，又演变为包含了物质、精神及历史转型的人类意识。

通过对婚礼盛况的描写，萨利赫展现出了歌舞艺术与狂欢意志是如

<sup>①</sup> 杨期铨、丁寒 《苏丹》，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第14页。

何作为苏丹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部分,得以支持本民族世俗生命的延续与审美精神的衍生的。萨利赫将关于乡村的审美记忆从社会现实中提取和抽象出来,将这种审美精神提升到艺术层面的境界上来,同时也强调了萨利赫笔下人物非裔阿拉伯民族的身份。宰因的这场婚礼是在一处个体差异泾渭分明的落后农业社会举行的,宰因作为牵系了人、自然与安拉之间的一条纽带,在婚礼上吸引了这个社会内部与外部的所有力量聚合一处。萨利赫施展和谐与博爱的力量,希求将整个村庄视为一个整体,甚至将整个苏丹国都视为一个整体。这是作者寄托在作品中的民族主义情感和复兴落后故乡的强烈愿望。

(责任编辑:杨惠)

technology and the changes of production methods in many places of Africa. In the colonial period,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got a better development comparing to other types of education, but the colonization features are obvious: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adhered to the education “assimilation” principle in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highlighted “utilitarian” in educational goal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hools were “unsustainability” as short of education development planning;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often gave the right of education to the church. Since independence the basic development trend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Africa is as follows: firstly, the nat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was initially established; secondly,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increasingly influenced by external factors; thirdly,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ends to be better in more African Countries; fourthly,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to African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increasing; fifthly, the willingness in seeking development ways which of in line with their own countries is becoming stronger.

**Keywords:** Apprenticeship System; Vocational Education; Missionaries; Colonial Governance

### An Image Analysis of Zein in *The Wedding of Zein* of the Ritual “Liminality” Theory

Huang Hui, Lin Xi / 109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ctor Turner’s “Liminal Phase” theory, the novel *The Wedding of Zein* written by Sudan’s most famous realistic writer Tayeb Saleh describes how ceremonies making social problems resolved. Starting from the western ritual theory, this paper, on the basis of the ceremony framework of “separation-transition-incorporation”,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social relations, ritual functions and mirror-image significance of the main character Zein, further explore the author’s creative purpose: to pay attention to how a wedding ceremony of a nobody makes it possible to resolve the social conflicts in African backwards rural areas.

**Keywords:** Liminality; People of Liminality; Socila Function of Ceremonies; The Wedding of Zein